

金色池塘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成为老人的艺术算不了什么，真正的艺术在于战胜衰老。——歌德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261 期 | 2019 年 5 月 25 日 星期六 主编:龚建星 本版编辑:王瑜明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wyming@xmwb.com.cn

独家采访

九十八岁的黄圭彬近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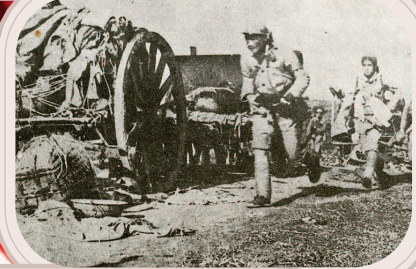


张林凤

前排为黄圭彬和丈夫梁子衡，一九七一年的全家合影。



当年解放军向上海外围发起进攻，解放军行进在外白渡桥



▲ 1942 年与南京中央大学的中共外围组织“民社”十姐妹合影(后排右二为黄圭彬)

“小黄鱼”，顶下联络点

1947 年秋天，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，在安徽芜湖从事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黄圭彬，秘密潜回家乡上海浦东，从事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工作。与她一起前来的，还有战友梁子衡，为了便于潜伏和开展工作，原本感情深厚却因工作繁忙无暇顾及个人生活的他俩，就此成家了。不久，接到中共上海市文委的指示，要求他们转入上海市区建立秘密联络点。地主家庭出身的黄圭彬，此时家道已经衰落，知书达礼的母亲，尽管不知女儿需要钱派什么用场，但她相信女儿做的事肯定有意义，就卖掉了家中的八亩地，换得八根“小黄鱼”，交与女儿办事。经堂兄牵线，黄圭彬用金条顶下南市寿宁路文元坊（今寿宁路 28 弄 26 号）一间带阁楼的房间，作为秘密联络点，而堂妹夫就在隔壁开了一家煤球店，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。

黄圭彬的工作有两项：一是印刻宣传品，秘密散发到学校、工厂、商店和市民中；另一项就是将上线送来的铅印资料，传送到她下线的两位联络员手中。她至今记得，一处联络点是大世界附近中法大药房楼上的一对夫妻；另外一处是大白鸣钟地区一位带婴儿的小朱。由于地下工作的原则，她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情况。

黄圭彬的新家，不但有他们夫妇俩，还有母亲和堂妹同住，儿子则被安置在浦东乡下的亲戚处。梁子衡在《新闻报》谋得一份职务，作为身份掩护，她则以家庭妇女的身份出现在左邻右舍前。黄圭彬刻印的传单虽然字数不多，但有宣传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取胜消息的；有鼓励市民积极开展护厂、护校、护店迎接解放的；有针对性“攻心”政策专门警告政府官员和特务的。这些革命性鲜明的宣传品，如果被国民党特务查获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如今，黄圭彬依旧记忆犹新，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里，也是白色恐怖最严酷的时候，特务疯狂行驶“飞行堡垒”，大肆逮捕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，甚至把平民当作共产党嫌疑，肆意逮捕，她的一个亲戚就是这样被抓的，幸亏水性好，在被押送途经吴淞大桥时，跳到

有 79 年党龄、如今高寿 98 岁的黄圭彬精神矍铄，思路清晰。这位可敬的老人曾在中华民族生死危急关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当年她已考取光华大学教育系，当中共江苏省委需要她转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秘密开展学生运动时，她毫不犹豫地投身党的隐蔽战线。在解放上海的与敌斗争中，也留下了她的印迹。近日，我来到黄老家中，戴上助听器的老人接受了我的专访。

河里才死里逃生。黄圭彬夫妇坚守在险恶的环境中，联络点用窗帘作暗号。窗帘没拉上，表明人员安全在家；窗帘遮住，暗示自己不在家或者有问题，联系人员见此就会见机行事。

装腹痛，保全秘密资料

黄圭彬利用自己家庭妇女的身份，装着赶早市买菜、买早点，将宣传品塞进那些“敌、特”人员家的门缝里，塞进还未开门的商店里，投到学校和工厂里；白天则以逛街购物为掩护，见缝插针地将宣传品发出去；晚上就在小阁楼上刻印宣传品到深夜。尽管窗帘拉得很严实，有一次还是被那个特务的鹰犬——红鼻子保长窥探到蛛丝马迹，半夜急遽地敲门，幸亏早有紧急应对预案，闯进门的保长，看到的只是缝纫机上正在制作的衣服，还有已经裁剪好准备缝制的衣料，保长东瞅西瞧的，一无所获，只得悻悻地离开。这件事，再次给他们敲了警钟，更加小心谨慎。外出传送情报和资料，随时可能遭遇

危情。黄圭彬经常装扮成乡下进城的大嫂，将 16 开大小，二三寸厚的铅印资料隐藏在装有芝麻、绿豆等农副产品的拎包里，分送两处秘密联络点。有一次天蒙蒙亮，她携带伪装好的资料出门，行走至西藏南路时，突然发现一队国民党宪兵巡逻队，七八人横排着大摇大摆地走过来。正是严冬季节，寒风萧瑟，行人稀少，她感觉如果迎面走过去，很可能被敌人拦住搜查，长期从事隐蔽斗争历练的她，镇定自若地转身，拐弯穿进身后的一条弄堂里。见到一老太正在生煤球炉，就装着肚子疼，向老太讨杯热水喝，很不经意似的将拎包放在灶披间的凳子上。过了好一阵装着腹痛缓解，并赠送些土产品感谢老太，估摸宪兵已经远去了这才告辞。

迎解放，母女三人团聚

黄圭彬他们终于迎来了上海解放。当从广播电台里，听到宣告上海解放的新闻时，黄圭彬激动万分，终于可以昂首走在大街小巷上了。她亲眼目睹人民路、

黄圭彬 隐蔽战线「平凡」的战士

宁寿路、小北门等处露宿在马路上，军风军纪优良的解放军，情不自禁地上前紧紧握住一位精神抖擞、肤色黝黑的战士的手，连声说道：“解放军同志，谢谢你们，向解放军同志致敬！”

上海解放后的几天，黄圭彬的妹妹黄吟斌（原名黄吟彬）的到来，给了家人一个意外的惊喜。原来，抗战时期才 18 岁的妹妹，参加了浙东四明山新四军，历经莱芜、孟良崮、淮海、渡江等重大战役，这次是随第三野战军 20 军，参加解放上海战役的。打量着腰间别着手枪，英姿飒爽的黄吟斌，母女三人激动相拥，热泪夺眶而出。此时，她们才得知，多年杳无音讯的黄吟斌，已是某部战俘营的管理大队长，曾获“华东三级人民英雄”称号。

乐奉献，莫道桑榆晚

上海解放后，黄圭彬被安排到虹口区教育系统工作，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，一直到她 1983 年离休。

离休后的黄圭彬，并不安于在家颐养天年，她积极融入社会，参与教育探索实践活动。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，她就“任职”区教育系统的义务讲师，为中、青年教师上党课；为共青团员、少先队员开展革命传统教育；还参与对失足青少年的转化工作。她秉持给人一杯水，自己要有一桶水的理念，为了将课讲好，让教师、学生能够理解接受，坚持每天学习五小时，写出几十篇讲稿。不久前，她为南湖中学的学生讲述继承革命先烈光荣传统的课，很流畅地讲完一节课，学生深受教育，对这位革命老人满满的崇敬。黄老荣获过“上海市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”“虹口区教育系统先进个人”“虹口区优秀园丁”等荣誉称号。

作为虹口区教育系统离休干部学习目标兵的黄圭彬，几乎每次学习都参加，事先做好学习笔记，被区教育系统离休支部授予争当“可敬的老干部”荣誉证书。今年 3 月 7 日，98 岁高龄的黄老，还参加支部的民主生活会并发言，表示年岁可以不饶人，但共产党员的信念是永恒不变的。

如今，黄圭彬已有重孙、重外孙了，儿女和孙辈们都在各自的工作领域成绩斐然。黄老笑侃自己，长寿秘籍就是保持生活规律，坚持学习思考。她家住山阴路，只要天气好，就由保姆推着轮椅车到附近的鲁迅公园兜上一圈，感受游人的欢歌笑语，领略公园的美景秀色，又开始美好的一天。

采访手记

黄圭彬谦称自己的经历平淡无奇。也许，相对叱咤战场风云的战将、潜伏敌营内部的同志，她是平凡的，但她又是坚持不懈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平凡者，也正是有如黄老这样众多“平淡无奇”者的积极参与，才凝聚成建立新中国的伟业。

听说我要采访她，怕自己有些事记不清了，黄老之前就认真写好回忆提纲，单就这一点，就让人感动。

并非平淡无奇